

國際知識小叢書之一

西班牙的面目

伊巴魯里等著



大連大眾書店印

法西斯西班牙的檢討

由於西班牙的國際政策以及西班牙國內局勢的發展，法西斯弗朗哥最後命運的問題已經愈來愈吸引民主世界輿論的注意了。愛好自由的民主國家的人民大眾具有充分理由認為，法西斯政權的繼續存在不但是一件極端荒謬的事情，同時也證明法西斯主義仍舊保留着一大塊地盤預備將來再在歐洲散播疫癘。大約一年以前，美國「華盛頓星報」關於弗朗哥西班牙曾經寫道：「希特勒德國最後失敗之後，祇有奇蹟才能夠挽救弗朗哥了」。

今天，法西斯政權的變親——德國和義大利法西斯主義——的死亡已經是一件既成事實，但是它們的孩子，這個違反西班牙大多數民衆意志和英勇鬥爭而在西班牙上臺的弗朗哥政權和他的法蘭琪黨卻依然活着，好像歐洲的法西斯主義並沒有發生任何變故一樣。

但是截至目前為止，是不是真的甚麼「奇蹟」拯救了法西斯弗朗哥政權遭遇它變親同樣的命運呢？當然不是的。當我們注意到爲什麼這個政權還被容忍存在的時候，我們必須回溯一下弗朗哥政權究竟在怎樣的條件之下出生的。

這個西班牙政權並不是純粹西班牙國內局勢發展的產物，雖然弗朗哥和他的黨徒都是西班牙人。相反的，全世界都知道，弗朗哥和他的法蘭琪黨是永不能在西班牙握權的，武裝的法西斯匪徒在西班牙人民面前必然會遭遇慘敗的，假如沒有兩種外國的因素來積極幫助西班牙法西斯黨徒，那就是希特勒德國和墨索里尼義國的武裝干涉和歐洲英法兩國可恥的「不干涉政策」。所以弗朗哥政權彷彿是外國父母的私生子，被法西斯干涉和「不干涉」自殺政策硬加到西班牙人民頭上來的。英法「不干涉政策」的自殺性質究竟深刻

到怎樣程度，祇要一看下面的國際事件就可以非常清楚。法西斯德國和義大利在弗朗哥黨徒反叛那根據西班牙憲法由西班牙人民選出的國會和政府的最初就實行武裝干涉，乃是法西斯帝國主義者在歐洲的第一個侵略行動。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認為他們贊助西班牙法西斯黨徒的武裝干涉，乃是他們準備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具有決定性的一環。在一九三八年六月，德國將領馮·拉埃契諾在對希特勒德國軍政領袖的一篇演說中就驚人的坦白承認這一事實，他說：「西班牙的衝突對於德國是極關重要的。並且就爲了這個理由我們給予西班牙物質的和精神的援助。德國在干涉西班牙問題之後，地位已變成更堅強，它對於將來的展望也改進了許多。德國在西班牙的軍事成就就是特別重要性的，因爲從這裏學得了許多具有決定性質的教訓。我們有充分理由可以說西班牙之戰彷彿是德國總參謀部的軍事大學。」

法西斯干涉西班牙問題有二個目標。一方面，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認為在他們決定向歐洲其他人民使用軍事力量之前，必須先把西班牙變成法西斯主義的一個堡壘。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打算使法西斯西班牙自南方封鎖法國，因此使擊敗法國成爲輕而易舉的事情，而法國的崩潰將造成迫使英國投降的先決條件。在另一方面，希特勒黨徒認為對西班牙武裝干涉可以在他們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試驗一下德國戰爭機構的實力。

當時英法領袖對於法西斯主義所採取的綏靖政策，表現於「不干涉政策」，這個政策無異切斷了西班牙民主勢力的出路，而要在西班牙土地上擊敗弗朗哥和德義武裝力量却又端賴西班牙的民主勢力。這種政策的結果造成了法西斯侵略的第一次勝利。

弗朗哥和他的黨徒在得勝之後，立刻去滿足希特勒對他所抱的一切希望。他的內政政策是學希特勒的樣的，他的外交政策是根據希特勒的命令的。

弗朗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親希特勒政策是全世界所熟知的。他把西班牙本國生產或者從外國輸入的一切重要原料和食物運送到希特勒德國去。弗朗哥西班牙把他的港口和商船隊供給希特勒德國使用。「

中立的「西班牙船隻在拉丁美洲的海洋中和德國潛水艇碰頭，供給它們燃料，飲水和食物，並且供給它們聯合國運輸船團動向的情報。當希特勒向蘇聯發動背信進攻的時候，弗朗哥直接參加戰爭，派遣他可恥的「藍色師團」到蘇德前綫去，而在白俄羅斯佔領區內對和平民衆實行了幾樁最可怕的暴行而聞名一時。

所以弗朗哥政權是一向證明甘願作德國黷武主義和納粹主義的工具的。可是同時弗朗哥政權一開始就是一個非常不穩定的制度，被西班牙的人民大眾所厭棄。希特勒黨徒在聯合國軍手中，特別在蘇聯軍手中所蒙受的失敗，對於西班牙國內的局勢有極深刻的影響，因為法西斯德義地位的削弱同時也就是弗朗哥地位的削弱。弗朗哥爲對抗他地位的削弱起見，設法使用種種手腕。在希特勒黨徒在史大林格勒慘遭失敗和協約軍在北非展開順利作戰之後，他就在國際舞臺上使用手腕來試驗他的運氣。他對西方各國說，戰爭已經走入了絕路，再繼續下去「沒有甚麼意思」，而自願出來在英美和希特勒德國之間做一個「調定者」。可是在那時候他得到了他應得的答覆。在這種嘗試破產之後，他立刻來另一套，這一次是在西班牙的國內舞臺上。爲了對抗西班牙人民對他的政權的反抗與日俱增，他設法造成一種印象，彷彿他就要「回返到民主政治」了。他把他的舅子和法西斯法蘭琪黨的領袖塞拉諾·蘇納免去外交部長之職，可是在另一方面仍舊繼續甚至增強以一切能力所及的方法幫助希特勒德國的政策。

非常值得注意的一點，就是希特勒黨徒也竭力幫助弗朗哥去貫徹這種欺騙性的詭計。一九四一年末，希特勒黨的報紙和電臺開始「批評」弗朗哥。希特勒黨徒甚至大事宣傳以西班牙的賴伐爾傑爾，羅勃萊茲爲總理而復辟的傳說。納粹領袖把西班牙當作他們的避難所，假如希特勒德國一旦失敗，他們還可以在那裏藏身，所以對於弗朗哥政權的將來非常關心，而就爲了這個理由他們決定支持弗朗哥，偽造德國和西班牙已經「疏遠」的印象。郭培爾對德國各主要宣傳機關發出特別訓令，關照它們在德國敵人的眼中必須把弗朗哥弄得很清白的樣子。而在弗朗哥方面也就亦步亦趨，開始接見美國合衆社的記者，而對他們說，「他從來沒有和軸心國秘密聯絡」，還說「西班牙將努力獲得參加和平會議的機會。」可是在搬弄這種欺騙世

界民主輿論的典型的法西斯詭計的同時，西班牙却變成了希特勒法西斯主義最大的避難所。單在過去幾個月，弗朗哥就允許至少有三萬個德國人入西班牙籍，其中有許多人在西班牙的經濟，運輸甚至軍隊方面佔據着要職。在希特勒黨徒最後失敗之前從德國運出的資金中的一大部份，現在集中在西班牙，在西班牙的受德國控制的合股公司中，德國的資金增加到百分之四十至五十。同時大家也知道在德國無條件投降之後，弗朗哥政府已經把西班牙變成法西斯罪犯的避難所，像賴伐爾，特格萊勒和以前希特勒黨的許多高級領袖都在西班牙。

民主世界輿論對於這些彰明較著的事實所發生的自然反映，就是羣憤憤慨，把弗朗哥政權視為法西斯疫病的溫床而要求推翻西班牙的法西斯黨。在幾乎全部拉丁美洲國家的國會中，人民大眾的代表要求各該國家和弗朗哥西班牙斷絕關係。在美國和法國的國會中也可以聽到同樣的呼聲，而許多英國報紙則以銳利的字句要求聯合國把弗朗哥西班牙認為非法的國家。

但是弗朗哥黨依然執着政，為時僅一月以前，全世界都知道在把塞隆那，用金錢收買的法西斯黨徒會由一個德國人率領而舉行反英美示威，把美國的雜誌扯得粉碎，並喊着「打倒英國！」「打倒邱吉爾！」同時，弗朗哥又在發動另一個詭計了。根據本星期中發表的英方報告，「弗朗哥在考慮改組他的政府」。英方的報告以為「弗朗哥將取消或者減少他內閣中五個法蘭琪黨黨員」，且將在九年前他發動反叛西班牙憲法的七月十八日作一「重要的宣佈」。

不用說，就是弗朗哥搬弄這樣一個喜劇，他的法西斯政權也不會有什麼變更的。任何由法西斯黨領導的政權必然是法西斯的，這種無聊的詭計欺騙不了西班牙的民衆。那麼猶如英方所宣佈的弗朗哥所玩弄的手腕，究竟有什麼意義呢？原來現在他的雙親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破產之後，弗朗哥還記着他另外的保護人，這輩國際反動份子和親法西斯份子，他們在西班牙內戰時期是幫助他建立他的暴政的。弗朗哥暗示可能和法蘭琪黨人「疏遠」，設法給予這些國際反動份子和親法西斯份子種種論據，而說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

這位門徒頗有「善意」而有轉變到民主政治的傾向。所以我們不必驚奇幾天之前這些國際間的搬弄是非者，因為他們未能用波蘭問題在舊金山會議中大國之間造成裂痕，所以現在却又拾出弗朗哥說他正在向民主大道邁進了。弗朗哥的「民主把戲」，顯然是國際反動份子和親法西斯份子所玩弄的把戲的一部份，目的不但在保全弗朗哥政權，同時也在利用後者的存在進行陰謀去反對歐洲的堅固民主和平。在西班牙內戰時期德義實行武裝干涉的日子就激烈反對採取危險的「不干涉政策」而努力要求國家採取支援西班牙民主勢力政策的愛好自由各國人民，現在必須特別留神，切勿讓親法西斯份子的陰謀詭計去延長弗朗哥政權的壽命。愛好自由國家這樣做去，可以在西班牙人民大眾中得到最堅強的協力者。就是最殘酷的恐怖也不能阻止西班牙人民去進行反抗可恨的弗朗哥政權的鬥爭。千萬個遊擊隊員繼續在西班牙各部的山中進行英勇的戰鬥。同時在西班牙的反動各界和在西班牙的陸軍中，也可以看到和弗朗哥分裂的徵象，而截至目前為止，他們是一向支持弗朗哥的政策。這輩人清楚地認識弗朗哥的立場已經站不住，他們現在在說壞他，目的無非希望救他們自己而已。可是事實上，不但是弗朗哥而是他的整個法西斯制度在發生動搖了，西班牙的唯一出路，就是恢復西班牙的民主共和政權。弗朗哥和他的法蘭琪黨不但模倣希特勒黨徒在西班牙建立了可怕的恐怖政權，同時使人民大眾遭受最深刻的痛苦。弗朗哥政權的壓迫西班牙各工業地帶的人民大眾，是用減少工人工資，加長工作時間和增強西班牙工業大王的權力來實行的。但是因為西班牙主要是一個農業國家，所以法西斯政權對於西班牙農民大眾造成不堪設想的慘痛。弗朗哥政權最初幾項行動之一，就是恢復大地主半封建的統治，而這種統治在一九三一年共和國推翻里凡拉的軍事獨裁之後根據土地改革的分配辦法曾加以破壞的。截至土地改革為止，幾乎全部西班牙的生產土地都在大地主的手中。四分之三以上的土地是屬於二十七萬個大田莊的，而三百五十萬個農民家屬得靠剩餘的四分之一過活。以前胡皇家田莊和其他三百四十個公侯伯爵在總共一萬萬一千四百萬畝的土地中所佔不下五千二百萬畝。一九三一年土地改革的結果，這五千二百萬畝就分配給小地主和農業勞動者了。因此共和國在國家現代化的工作上

向前走了決定性的一步。弗朗哥執政後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小地主和農業勞動者逐出這些土地，而把它還給公侯伯爵。因此半封建制度恢復了，而西班牙也仍舊是歐洲最落後國家之一。

弗朗哥在實施這種反動的辦法中，獲得大地主，工業和金融大王和教會的全力擁護。可是也就爲了這種理由，西班牙人民大眾，工人，農民和中產階級祇有一個目標，就是推翻弗朗哥政權和恢復民主共和國。西班牙國民並沒有放棄他們民主的信念，他們並沒有忘記一九三六——三九年時爲反抗弗朗哥黨徒和德義干涉軍所作的英勇鬥爭，他們並沒有忘記在弗朗哥的集中營，監獄和苦役營中有着四十萬共和反法西斯戰士在日夜呻吟。西班牙人民不願把他們的國家變成法西斯主義的溫床進而變成新戰爭的溫床。西班牙人民要去掉弗朗哥一黨，現在正集中全力去完成這樁工作。因此西班牙人民和所有愛好自由和平人民的利益是相同的，就是：西班牙可厭的法蘭琪政權必須剷除。

西班牙——希特勒掠奪者的助手

『中立者』這個詞兒在西班牙文的詳解辭典裏是以如下的方式來解釋的：一種人，他不屬於任何一方。

這個定義是不是可以適用於法西斯西班牙所取的立場呢？它的統治者們的言詞和事業將是這一問題的回答。

曾任外交部長的法西斯黨魁拉諾蘇爾，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宣稱，『在西班牙和德意志之間不僅存在着精神上的共通性而且還有最密切的一致，以及命運上的共通性』。

弗朗哥說得更清楚：『如果上柏林的道路被打開了』，他在一九四二年春向葡萄牙政府的元首說道，『不是一師軍隊，而是整百萬的西班牙人會跑去保護柏林』。

因此很清楚，公然而且一心一意宣佈它是站在希特勒德國的一方面，站在侵略的一方面的法蘭琪西班牙絕不是中立的。實際上西班牙是處於交戰的一方面；它以自己的兵士，自己的工人和具有巨大戰略意義的原料加入希特勒一方面作戰。它在世界上各國凡是有外交貿易代表的地方都充當了希特勒的代理處。

不過我們對於弗朗哥和他的僚屬們關於參戰或是中立的宣言並不加以十分大的注意；我們所特別注意的是他們是在爲誰効勞，以及誰的利益使他們保持所謂『非交戰國的政策』或者說掛名的『中立國』。

爲了在解決這個問題時不致發生錯誤，必須首先回憶目前與西班牙政體的發生。

自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九年的西班牙人民爲自由與民主之戰失敗後，西班牙在希特勒直接的援助之下，成立了法西斯政體。

號稱法蘭琪政體的西班牙法西斯政體在國內設置了最殘酷的恐怖，這種恐怖根據自己的野蠻性產生了最黑暗的刑審時代。

德國人把野心勃勃和偽善的弗朗哥將軍安置爲法蘭琪黨團的元首，他的作戰經歷是以野蠻殘酷著稱的，而他當時就是以這種殘酷性來鎮壓西屬摩洛哥非洲土著的反抗的。

當柏林在西班牙組織法西斯的暴動時，希特勒黨徒算計着的不是弗朗哥，而是另一位將軍——桑呼爾霍將軍。

然而桑呼爾霍將軍不願接受希特勒所提出的條件，於是希特勒黨徒就佈置了焚燒桑呼爾霍在指定暴動那天的前夜，出發到西班牙去所乘的飛機，而狡猾地除去了這位將軍。

自一九三六年起弗朗哥和西班牙法西斯份子的活動完全是趨於爲希特勒德國的利益而服務。

以爲弗朗哥原來能够推行獨立的政策，——那就是說希特勒會簡單地放棄那個不論在西班牙國內或是國外都沒有一個人信任的，珍貴的獵物那就未免太天真了。

西班牙曾經是希特勒棋盤上的一顆巨子。

希特勒於一九三六年在紐倫堡以完全譏諷的口吻說道，「我們不該漠視西班牙問題，我們將援助西班牙國民黨份子鬥爭到勝利爲止」。

慕尼黑黨人曾允許希特勒在西班牙行動的自由，他們在那時，也寧願閉目不視實際情形，當時德國報紙『國民日報』（一九三八年六月）寫道，「在歐洲西部，在比萊蕓伊那方面，產生了一個新國家，羅馬

柏林軸心的盟國。這個國家是在歐洲擁有爲現代戰爭所必需原料最豐富的一個國家。在這些字句裏具有希特勒干涉西班牙的部份真理，但還不是全部真理。

德國法西斯份子所說的爲西班牙所擁有並爲德國當時所需要的是那樣的原料呢？

這是巴斯克^①人國內的鐵礦，它的蘊藏量計達六千萬噸，桑坦得爾，阿斯都里亞，萊翁，威爾夫，然爾西亞，阿爾美利，阿拉貢，格伐達拉哈爾和摩洛哥斯^②的礦藏不計在內。

這是威爾夫最富饒的銅礦層和年產銅礦石三百萬噸的里奧金托著名的銅礦。

這是貴拓留石水銀，其產量西班牙居世界第一位。

這是產在里拿萊斯與列尼亞洛伊的鉛，產量在三十萬噸以上。該項金屬的產量西班牙曾有一個時期居世界第一位。

這是桑坦得爾的銻和錫，阿拉貢的鉛和鍊以及加利西亞的極名貴的鎢。

在西班牙共和國失敗之後，這些具有軍事意義的富藏的一大部份是在德國的支配之下，並且毀養了希特勒的軍事器。

不過關於希特勒干涉動機的全部真理，當審查在戰略方面極爲有利的西班牙的地理形勢時，就揭曉了：它的國境與海濱是位於國際交通最有利的方位。

在一九三六年出版的『西班牙軍事地理』裏說道：

『在這些國際交通的範圍裏西班牙是被局限於：

在阿克維頓盆地與地中海省之間，平行於法國內陸交通，自地中海省起把它跟比萊斯伊分離。

緯綫，在一方面聯結蘇彝士運河與直布羅陀，在另一方面聯結直布羅陀與西班牙運河或者說紐約的貿易綫。

經綫是沿着法國與阿爾及爾之間的大陸之間的交通綫。

沿着中歐至西歐而至南美或好望角的經綫。

西班牙也是聯結歐洲與非洲的歷史性的大陸道路。它的這一地位在未來將因了跟非洲的航空交通或是

經過西班牙濱海區而更形發展。」

因此希特勒以一九三六年組織法西斯暴動和自己干涉西班牙，不僅毀滅了西班牙的民主制，而且還自南部在法國後方駐兵，威脅法國軍隊自北非運送至本國，接近直布羅陀海峽，使英國東航的海上交通綫處於威脅之下，控制大西洋航路，並藉西班牙海濱駐兵於最重要的海空交通交叉點，以獲得躍到美洲去的跳板。

因此，很清楚的，一九三六年七月由西班牙法西斯份子所引起的戰爭，不是像慕尼黑黑的『調停者』所竭力把它描寫成的『西班牙內部事件』，它也不是反共產主義的戰爭。它只是在德國發動為獲得世界統治的戰爭之前的第一齣戲。

史大林於一九三六年十月在自己致西班牙共產黨祕書的歷史性的電報裏以天才的炯眼揭發了西班牙事件的真正性質。

『……西班牙從法西斯反動份子手裏的解放』，史大林在這一電報裏寫道，『不是西班牙人的私事，而是全體前進和進步的人類的共同



事業」。

全世界恐懼世界大戰的威脅的真正民主份子希望注意保衛自身安全的西歐各民主強國會援助共和的西班牙。

對西班牙，對歐洲，以及對全世界不幸的是慕尼黑式的「調停者」決定採取別種方式行動。他們以自己的「不干涉」政策幫助希特勒壓斃西班牙的民主，藉了他們，希特勒得駐紮在生死悠關地重要的戰略據點上，並開始爲了「世界的統治」而準備戰爭的下一個階段。

爲什麼實際上是柏林的臣屬的法蘭琪西班牙在一九三九年始終不加入希特勒一方面的戰爭呢？

它沒有這麼作，因爲在一九三九年的九月裏希特勒對西班牙的參戰與否並不發生利害關係；他已經支配着比利牛斯的國境綫，他已經獲得西班牙原料的各方面壟斷；加之西班牙國內戰爭結束之後所過去的時間是太少了，而西班牙人民武裝對於參加歐戰顯得太危險的想頭。

在柏林的同意下，西班牙官方宣佈了最嚴格的「中立」。這是完全合於邏輯的，而且符合希特勒的算計。

自軍事的觀點看來西班牙在希特勒侵歐的開始時參戰，對於德國並沒有重大的意義。而且中立的西班牙或者不參戰的西班牙是最好的事務代理人，希特勒所能想像的煽動和援助的工具，尤其是在對於美洲各國的關係上。

美洲各國與希特勒德國之間的決裂，對於希特勒並沒有引起嚴重的困難。由於西班牙的援助，他繼續從拉丁美洲獲得必要的原料，從委內瑞拉獲得煤油，從智利獲得硝石，從阿根廷獲得小麥與肉類，從古巴獲得糖。德國繼續通過西班牙並利用西班牙的船隻獲得以前它在美洲所收買的許多的必要的原料，爲了繼續自己在美洲的間諜和鼓動活動，希特勒利用法蘭琪的外交公使館與領事館的服務。

希特勒出色地藉自己西班牙傭僕的援助來保證自己。而希特勒的代理人在與弗朗哥和法蘭琪黨的同謀

之下爬進了西班牙經濟的儲藏箱。希特勒從西班牙運出一切，只要是可能運出的東西。

西班牙實業的最主要部份直接或間接依賴於德國商業和實業公司。

弗朗哥對德國的責任十分重大。他從德國所獲得的軍用原料是十分貴的；德國的實業家，軍用工廠的老闆無情的剝削着。德國金融界強迫增加西班牙的輸出。

希特勒使弗朗哥瞭解他是想通過自身的組織來增加西班牙的輸出。弗朗哥不得不同意。在西班牙創立了六個西德進口公司。這些公司的股份在西班牙與德國之間是以『相等的』比例分配的。西班牙是用現金卑什特來投入自己的一份股金的，同時德國的一份則用西班牙所欠的軍用原料來抵償。

形式上微不足道的進口公司就成為隱藏在德國國家經濟機關之後的獨佔金融集團的帝國主義政策的工具。新鮮烘焙的股份公司並不延緩地被改變成為收集關於西班牙經濟統計材料的中心，而德國人愈來愈深入西班牙的經濟機構，並把它轉變成為適合於自身的利益。

在西班牙創立了符合德國利益的所謂『調整委員會』，它們出動『領導』西班牙的經濟。

經濟專家以監察人的性質被派往西班牙，他們規定在西班牙收賣商品的最高價格。所以受德國政府機關刺激的西班牙對德輸出總是在增加着，並且由優秀的德國進口商團體獨佔地執行着。

西班牙實際上成了德國的附庸國。不久之前收到的宣言，新鮮的雖則是次要的事實也確定西班牙國家對希特勒的附庸性。

西班牙政府不滿意把西班牙的原料轉交給柏林處置，在去年年初付給希特勒四萬萬卑什特資金作為抵償希特勒在西班牙所買的貨物。

弗朗哥以包括於一九四四年三月份的外匯來償付向德國政府所購買的五十萬瓶法國三鞭酒的可恥的買賣是更為重大的。

在貧困籠罩着西班牙的條件下，當國內自身的存酒不能輸出時，政府却購買五十萬瓶的法國香檳酒，

這怎麼是可以的呢？

這解釋很簡單：一九三九年之後英國首先在西班牙購買大量橘子。英國付了現款，以及金磅的資金，而希特勒當時需要外匯，因此，弗朗哥一手收進英國付橘子的金磅，另一手就把它們轉交給希特勒作為支付希特勒的代理人在法國所盜得的香檳酒。

西班牙的保守實業團體原來認為由於弗朗哥的執政，他們將成為國家的主人，可是實際上却作了德國資本的附庸。

希特勒主義的侵入西班牙與西班牙經濟機構對它的附庸性破裂了國家經濟，並把人民導向西班牙空前未見的可怕貧困。雖然在通常的條件下西班牙小麥的收穫超過滿足國內的需要，可是在法蘭琪主義的條件下，付給勞動者的麵包日糧在歐洲却是最低的。西班牙工人獲得一百至二百公分的麵包，而且有時連這些也被剝奪掉了。然而阿根廷却有規律地向西班牙輸出大量西班牙政府所購買的小麥。不過大部份的穀物是運到德國去的。

與麵包一起作為人民大眾基本食物的植物油也是一樣。

植物油對於國內大部份的人民成為奢侈品。它被輸出到德國，並在那邊被用為航空馬達的滑潤油。西班牙人民的生活水準跌至如此之低，正像美國記者漢密爾登所說的：

「最好來一個但丁第二，以便描寫貧困的西班牙人民的可憐境況。」

從農民身上取下農產品並把它們送到德國，不依從法蘭琪黨的要求的工廠主與商人遭到規律性的和無情的破滅。

工資停留在一九三六年的水準，然而生活指數卻從那時起增高了百分之四百。差不多整整有一百萬居民沒有家，而數十萬飢餓與糧食的失業工人，則在法蘭琪西班牙的道路上躑躅。

農民的收穫品被沒收。工廠主被迫生產希特勒從法蘭琪黨徒所吩咐的，而不是他們利益所要求的東

法蘭琪黨徒對希特勒的侵犯蘇維埃聯邦指為流血的祭典。

一九四一年六月廿二日，在西班牙與數十個反法西斯份子一起被執行死刑的有三個共產黨代表和許多軍事指揮，以及西班牙共產黨的區工作人員。

弗朗哥當時堅信反蘇戰爭很快就可以結束。他在對法的關係上想要佔有像墨索里尼所佔有的那樣的地位，爲了這個目的他作了極大的努力，以便使西班牙加入希特勒方面的戰爭。僕從不滿足於擦擦自己主人的長統靴。他想要跟自己的主人一起參加軍事掠奪，以便後來提出獲得一部份戰利品的權利。

法蘭琪宣佈『反共的十字軍』。它以巨大努力的代價自沒落階級的份子和法蘭琪好漢中編成自己的『藍色師團』，後者指圖在希特勒的職位上作一個躍進。

大部份老成的保守階層對沒有帶給他們期待中的繁榮的法蘭琪政體感到了失望，並不再信任在希特勒失敗的情形下它還可能保存，於是他們開始拒絕支持弗朗哥，而且轉過來反對他。希特勒每一次的失敗總是使這種反對成爲更公開。

主戰派的法蘭琪黨徒與反戰勢力間的衝突採取了相當尖銳的形式。尤其是在軍人和法蘭琪黨徒之間的衝突。

新的兵員被調入『藍色師團』裏。載着替德國工業做工的工人的新列車開到德國去。裝有食物和原料的新列車穿過西班牙國境，開到柏林。

一九四二年的春天與夏天是西班牙捲入戰爭特別尖銳地威脅着的時期。法蘭琪的報紙發表鼓動性的宣言，要求西班牙在非洲獲得權利，宣言比萊牛斯半島的統一，以及菲列浦第二的『大西班牙』的復興。這些法蘭琪的鼓動宣言在葡萄牙獲得了反響，後者在這些宣言中看到威脅，因爲在菲列浦第二的時代它是被西班牙所征服的。

葡萄牙政府首腦指望祛除威脅，曾訪問弗朗哥。在這次會見時談了些什麼，報紙上沒有發表。只是公佈了一些漂亮的字句，在這些字句裏弗朗哥再次表示他對希特勒的忠誠。

一九四二年弗朗哥頒行了一個青年實行軍訓和號召其幾級年齡的人員入伍的法令。法蘭琪學生們變為後備軍官。摩洛哥和西班牙南部的防軍是增強了。他們準備飛機場，修理公路和其他戰略的道路。西班牙破壞國際公約，奪取了丹吉爾，法蘭琪黨徒在馬德里和西班牙其他城市的街道上遊行，要求把直布羅陀，阿蘭和阿爾吉爾歸還西班牙。他們把石頭擲入英美大使館和領事館的窗子裏。他們尋求參戰的藉口。在西班牙屬摩洛哥，在比萊牛斯的邊境，在西班牙南部和在葡萄牙的邊境上德國的代理人是全權的主人。然而弗朗哥正像西班牙成語說的，「準備好結婚，但卻不看到還沒有新娘」。

弗朗哥和法蘭琪的軍事計劃陷入泥沼裏去了，當希特勒軍隊在蘇聯前綫開始崩潰時，當紅軍擊破了德國的軍事威力時，當被法蘭琪認為已是死城的史大林格勒變為希特勒精銳師團的墳墓時。

協約軍在非洲的登陸對於法蘭琪西班牙也是一個新的嚴重的打擊，它肅清法蘭琪認為是希特勒可能獲勝的幻想。

在史大林格勒之前，西班牙的報紙只是德國報紙的翻版。當時在西班牙的報章上竭力頌揚全體主義（法西斯主義），而弗朗哥本人在他一九四二年七月的演詞裏宣稱，民主和自由主義已遭到沒落，全體主義（法西斯主義）是唯一能够光揚民族並把它們導向繁榮的政權，他十分驕矜西班牙自一九三六年起是在遵循着這條道路。

一九四二年秋的事務情況迫使希特勒的西班牙僕從找尋新的道路，以便更容易和更好地對他的柏林主子効勞。

弗朗哥「記起」在幾個月之前，葡萄牙政府的首腦曾訪問過他，於是他決定「來一次還拜」。事先他曾派他的外交部長何爾登將軍至葡萄牙建議簽訂「伊伯利條約」，用來保證比萊牛斯半島的安全。無疑，

簽訂這條約的意念不是產生於西班牙，而是產生於柏林，協約軍在非洲的登陸給希特勒證明在地中海和其他各區他並不能作他所要作的一切。

希特勒必須保證葡萄牙的中立，以便獲得比萊牛斯邊境上的行動自由，保證西班牙原料的來原，因為對於希特勒這不是一個秘密：葡萄牙是公然站在協約國一方面的，對西班牙它可能是個嚴重的威脅。葡萄牙與西班牙之間的『伊伯利亞公約』——這公約在全世界反動階層間是引起了怎樣的喧鬧，——的簽訂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就在這裏。

在前線失利的鬥爭，希特勒指望藉口西班牙奴隸的服役來報償。

一九四三年春，弗朗哥獲得柏林的同意，決定委托何爾登將軍探查在德國，英國和美國之間締結和約的可能性。當何爾登的宣言在協約國政府間除了蔑視之外得不到什麼反響時，弗朗哥親自以和平調停人的性質藉着『戰爭已進入了迷途，交戰國方面誰也沒有力量來消滅他的敵人』的藉口而出場。

弗朗哥的這些『和平建議』正當戰爭局勢急劇向有利於協約國方面轉變的時候提了出來，引起民主陣營的輿論以最堅決的方式來反對西班牙，並強調西班牙和柏林宣傳的相似。一九四三年五月十四日倫敦的『新聞紀事報』在回答法蘭琪的『和平建議』時寫道：『弗朗哥將軍，法西斯主義的僱傭代理人，幾天之前看到戰事將廻轉過來反對他的朋友們，不禁由恐懼而顫抖。他希望結束戰爭，企圖把它引入迷途。但是由於協約國的前進，弗朗哥自身的地位就變得愈來愈艱難。可以確斷地說如果在軸心國崩潰之後協約國不支持弗朗哥，那末他的沒落將只是時間問題而已。』

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崩潰對於西班牙的法西斯份子是一個重大的打擊。他們感到火災已在燒近他們的房子來了。在西班牙知道意大利改變政體的第二天，法蘭琪黨的秘書向西班牙人民作廣播演說時宣稱，『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沒落使人感到深深的遺憾，但這却絲毫也不影響西班牙，因為西班牙原來跟法西斯意大利是沒有聯繫的。誰以為西班牙是一個全體主義的國家，他就錯了。法蘭琪不是一個法西斯政黨，它也